

王強 主編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30



廣陵書社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30



廣陵書社

貴州師範學院內部使用

第三十冊

俄國革命史

第二卷 第三卷 里昂·托洛次基 著 王凡西 鄭超麟 合譯

民國三十年 春燕出版社

.....

俄國革命史

第二卷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俄國革命史

著基次洛托·昂里

譯 麟 超 鄭

十月革命(上)

第二卷

目錄

第一章	「七月事變」：準備和開始	一
第二章	「七月事變」：高峯和潰敗	三
第三章	七月時布爾雪維克派能取得政權麼？	五
第四章	大躍進底一個月	八
第五章	反革命擾起頭來	八六
第六章	克倫斯基與哥尼洛夫	一〇三
第七章	莫斯科國政會議	一二二
第八章	克倫斯基底陰謀	一四一
第九章	哥尼洛夫底叛亂	一五六
第十章	資產階級與民主派角力	一七〇
第十一章	羣衆在打擊之下	一九一
第十二章	進潮	二一〇
第十三章	布爾雪維克派與蘇維埃	二三三
第十四章	末一個合作政府	二四八

序

俄羅斯進行牠的資產階級革命之時，是如此之晚，以致牠不得不將牠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或者換一句話說：俄羅斯是如此遠落於其他國家之後，以致牠不得不——至少在某幾方面——超過牠們。這話好像是荒誕不經的，但歷史正充滿了這類荒誕不經的事情。資本主義的英國是如此遠走在其他國家前面，以致牠必須跟着牠們背後走。那些學究以為辯證法是精神底一種無益的遊戲，而其實不過反映那個依照矛盾而活在而運動的發展過程罷了。

本書第一卷當已解釋了：那個代替俄國帝制而起的在歷史意義上落後的民主制度，為甚麼是奄奄無生氣的二三兩卷則專論布爾雪維克派之如何取得政權。在此兩卷中也是以記載事實為基礎。讀者當能在事實本身之中找得充足的材料以為論斷之用。

著者此言并非說他避免着做社會學上的推論。歷史若毫不教訓我們，那就沒有一點價值。俄羅斯革命底宏大規模，其中各階段底連續，羣衆壓力底頑強，政治結合底成熟形式，以及標語口號底清潔——這一切都使人多容易去瞭解一般的革命，因之瞭解人類社會。因為我們認為整個歷史過程已經證明了：被內部矛盾所撕裂的社會，恰恰在革命中，不僅顯露了牠的「肉體機構」，而且顯露了牠的「靈魂」。

本書將更加直接地幫助人去瞭解蘇聯底性質。本書主題之契合時機，不僅在於十月革命為現仍活著的一代人所親見——這一點意義自然也是非同小可——而且在於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政制此時依然活著，發展著，並且提出新而又新的疑難於人類之前，全世界無時無刻不注意蘇聯埃國家問題。然而一件存在事物，若非檢討牠的起源，

我們便無法瞭解。對於大規模的政治判斷，一種歷史的展望是最重要的。

一九一七年從二月至十月，這八個月革命，需要寫三卷書。批評界一般地並未會罵我們煩瑣。本書篇幅之多是可
以拿我們處理材料的方法來辯解的。一隻手可以用一頁的照相顯示出來，但如果用顯微鏡研究手上纖維而報告其
結果，則非寫成一卷書不可。著者絕不幻想以為他的研究是透徹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許多情形之中，他都不不得使用
鄰近於顯微鏡而非近於照相機的方法。

有時我們覺得過於麻煩讀者了，便大大地刪去了某證人底證言，某參加人底自白，或某件次要的事實，但以後我
們常常把刪去的東西又收回了好多。在這個細節底去取之中，我們祇願能儘可能具體地顯示革命過程本身。尤其不
能不儘量利用這個便宜，使得這部歷史是依實生活寫成的。

坊間每年出版了幾千幾萬本書，為得顯示個人羅曼司底某種新型，顯示那關於其憂鬱病者情緒變化或某野心
家種種舉動的故事。普魯斯特●小說中的女主角，需要仔細寫了好幾頁的字纔能覺得牠實在沒有感覺甚麼。那麼我
們至少有同樣的權利可以要求人家注意那一連串的集體的歷史劇了，牠提拔了幾萬萬人，改變了諸民族底性質，而
且永遠深入於全人類底生活之中。

在第一卷裏，我們的事實和文字引證之確鑿，至今無人提出疑問。這點，人家本來難得提出疑問的。反對我們的人，
大部分祇限於泛論：個人底成見如何能够表現於私心的和偏袒的選擇事實和文字之中。這些議論，本身雖然是難以
反駁，但若對這一著作來說則沒有甚麼意義，對於這著作底科學方法來說更加沒有意義。此外我們又可斷言：主觀性
係數，受作者本人氣質所規定，限制和考驗者較少，受他的方法本性影響者較大。

純粹心理學派，將歷史事實視為分別的個人或其集團底自由活動之交織，這派史家即使具有好意，也很容易傾

向於任意武斷。唯物論方法則限制了史家，使他們非根據社會結構的眞正事實出發不可。在我們看來，歷史過程底基本動力乃是階級政治黨派立足在階級上面，觀念和口號，乃是客觀利益底客觀找幣。歷史研究底全部過程乃是從客觀的到主觀的，從社會的到個人的，從基本的到偶發的。這就嚴格限制了作者個人的愛憎。

一個礦山工程師，在未經測探的區域鑽孔，發現了磁鐵，人家總可以說，這是出於偶然；人家難得贊成在此地開礦。但如果這個工程師根據了磁針偏向，推出有磁鐵藏在地下，而且在若干地方確實發現了磁鐵，那時就是最無信心的人也不敢說是出於偶然了。最能說服人的，乃是將普遍和特殊結合爲一的那個系統。

科學的客觀性底證據，不應當在史家底眼光中或弊調中去尋，卻應當在記載本身底內心邏輯中去尋。如果事實，統計和徵引符合於史家底社會分析指針底一般方向，那麼關於他的結論底科學穩妥性，讀者就有最可靠的保證了。更具體一點說：本書著者如此忠實於客觀，以致他的書確實顯示了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以及牠的勝利諸原因。讀者早已知道了，我們在一個革命之中首先注意的乃是羣衆直接干涉社會命運。我們努力在事實背後探尋集體意識底變動。我們排斥那種關於運動「自發性」的議論，這種議論在大多數情形下，甚麼也沒有解釋，也不能教訓甚麼人。革命發生須遵守某些法則。這並不是說，在行動中的羣衆知道了革命底法則；卻是說，羣衆意識底變動並非偶然的，而是受一種客觀的必然性所支配，這必然性可以用理論來解釋，因此預見和領導都是可能的。

某些官式的蘇維埃歷史家，出人意外地，圖謀把我們的見解當作唯心論的來批評。譬如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便硬說我們輕視了革命底客觀因素。「從二月到十月間發生了一個經濟大崩潰，」——在這期間，農民……起來反對臨時政府。」包克洛夫斯基認爲，革命底動力應當「在這類客觀的變動」之中去尋，而不應當在那種不可捉摸的心理過程之中去尋。感謝他以一種簡潔的方式提出問題，包克洛夫斯基便把那個庸俗的經濟史觀底無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了——人家往往拿這個史觀當作馬克思主義。

在革命過程中發生的急劇轉變，其實不是當時的經濟紊亂惹起來的，而是由於以前整個時代社會基礎上積累下來的根本變動所造成的。專制政體快被推翻時候，以及從二月至十月中間，經濟紊亂不斷地加深，培植並激發羣衆底怨望——這點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從來也未嘗忽視這點。但若認爲在第一次革命之後八個月發生的第二次革命，乃是因爲在這期間內口糧從一磅半麵包減至四分之三磅麵包——那就是極大的錯誤了。直接十月革命之後若干年，羣衆的食糧仍舊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反革命政客對於再來一次暴動的希望，始終不能實現。這個情形，惟有那種人纔認爲大惑不解的——他們把羣衆暴動看做是「自發的」，即看做是幾個領袖巧妙煽惑起來的一種人羣叛亂。事實上，單單困苦並不足以激成暴動，否則羣衆時時刻刻都在暴動之中了。必須社會制度底破產終於暴露出來，使得困苦成爲不可忍受的，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又開闢了一個革命的前途。以後在他們所憧憬的偉大目的之下，這同一羣衆將證明他們能够忍受兩倍以至三倍的困苦。

至於將農民底暴動當作第二種「客觀的因素」來看，那更顯然是錯誤。在每座階級看來，農民戰爭自然是一種客觀的情勢——一個階級底活動，對於別一個階級底意識一般地總是一個外來的刺激。但是農民暴動本身底直接原因卻存在於鄉村意識之變換。關於這類變換性質之研究，構成本書中一章底內容。●我們不要忘記，革命是人做成的，雖然是無名的人。唯物論並不漠視有感情、能思想、能活動的人，卻是解釋他。否則歷史家底任務又是甚麼？

某些民主派批評家，愛用間接證據的，會把著者對於那些妥協派領袖用的「嘲笑」態度當作一種不應有的主

●按即本書第三章第一節十月革命的農民——譯者

●提到克勞夫斯死訊時，我們這就將已弄成了書中不止一次提到的克勞夫斯死訊。克勞夫斯死訊自由派報紙馬克思主義者時，已是一個成名的學問了。他以實質的著作和論著而實處於當時世界。他開始時並未完全相信了階級唯物論底方法。爲了公正起見，我們再說一點，即克勞夫斯不僅是富才和博學，而且深諳歷史於他所處的大半部（原註）

觀成見之表現有礙於這部著作底科學性。我們認為這個批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賓諾薩底原則：「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瞭解。」乃是警告那些不合宜的哭聲和眼淚。這原則並不是剝奪了一個人，即令一個歷史家底權利，不許他於正確瞭解之後發揮他的正當的哭或笑。那種純個人主義的嘲笑，如同一陣煙霧無差別地瀰漫於人類底一切勞績和思想上面的，那是趨炎附勢主義之最壞的形式。這種嘲笑，無論放在藝術作品裏或歷史著作裏，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種嘲笑深存於生活關係本身之中，將牠掘發出來，乃是歷史家和藝術家底責任。

主觀和客觀之間不相配合，一般說來，乃是喜劇以及悲劇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藝術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要受這條法則所支配。人物和黨派，是英勇可敬的，還是滑稽可笑的，並不關於他們本身，而是要看他們對於環境的關係如何。法國大革命進入決勝負的階段時候，基龍特派底最傑出的分子在雅可賓派下層分子旁邊，變成了可憐又可笑的。約翰·馬黎·羅蘭做里昂工廠監察官時候本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置於一七九二年背景之前，則好像一個活的漫畫像。反之，雅可賓派則是適應潮流的。他們可以惹人仇恨、怨恨、恐怖——但不會惹人嘲笑。

狄更斯小說底女主角想用一把掃帚來攔阻海潮前進，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為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稱。我們若以為這個人物可以象徵革命中妥協派底政策，那似乎是誇大了。可是激務股里，那個雙權政制底真正主動者，十月革命之後自己向自由派一個領袖那包高夫表白說：「那時我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勞無功，譬如用幾塊薄板的木板來抵禦那奔騰澎湃的洪水。」這幾句話好像是惡意的諷刺，但這是妥協派關於他們自己而說的最真實的話呀。描寫那些想用薄板來抵禦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無異乎爲了討學究歡心而犧牲真理和背叛客觀。彼得·斯特魯威，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個帝國派，他亡命後曾寫過如下的話：「惟有布爾雪維克派對於革命是一貫的，而且忠實於革命底本質，所以在革命之中他們勝利了。」密留可夫，自由派領袖，關於布爾雪維克派說過差不多相同的話：「他們知道，他們走向那裏去；他們走的方向是他們以前確定下來沒有移動過的，他們的目的。」

弄妥協派試驗底失敗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後，一個亡命的白黨，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瞭解革命，他這樣表示說：「惟有鐵打的人纔能走上這條道路……惟有因本身『職業』而變成革命家的人，惟有不害怕召來那個吞沒一切的反亂和暴動鬼怪的人。」以上關於雅可賓派說的話，也可以拿來說布爾雪維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們適合於時代及其使命，人家滿口咒罵他們，但不能嘲笑他們——他們是沒有甚麼可以供人嘲笑的。

在第一卷序言中，已經解釋了：著者爲甚麼認爲最好用第三稱來寫他自己在事變之中的活動，而不用第一稱。這個文字上的形式也保留在第二卷和第三卷裏面，這形式本身自然不能防止主觀性，但至少不會必然地出於主觀性，而且能提醒人必須避免主觀性。

在許多情形下，我們遲疑了很久，考慮着是否要引用某個當代人所寫的文字，關於著者在事變潮流中的作用。倘若這當中沒有含著比「謙虛」更重要的東西，那就很容易決定不去徵引那些文字。本書著者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當布爾雪維克派在蘇維埃中佔得多數以後，後來他又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十月暴動就是這個委員會組織的。這些事實，他既不願意也不能夠從歷史中抹煞了。現時統治蘇聯那個黨派，事後寫了許多論文，甚至不少的書，關於本書著者；他們企圖證明本書著者底活動，始終是爲着反對革命利益的。在那最危急幾年中，布爾雪維克黨爲甚麼要安置這樣一個「死敵」在那些最負責任的位置上呢？這個問題，他們始終沒有回答。這和回駁既往的爭論，若是完全不提，那在某種限度之下就等於卸脫了記載真實事實的責任。而且爲了甚麼呢？惟有那種人，他們用狡詐的手段叫讀者接受那些非自事實出來的結論，他們纔需要裝做不關心自己事情的樣子。我們則寧願稱呼事物以其真正的名稱，如字典上所說的。

我們不願掩蓋這事實，即是在我們看來，這裏問題不僅是關於過去的。敵人毀壞一個人底威望，其立意是要打擊這個人底政綱；這個人若是爲了一個確定的政綱而奮鬥，那麼他就必須恢復他在事變中地位的眞面目。一個人爲了

大事業兼爲了他在戰旗下地位而奮鬥，若被人認爲是爲了私人的虛榮，那麼對於那些人，我們祇好抱歉，卻不耐煩去說服他們。總而言之，我們已經注意了，不讓那些「私人的」問題在本書中佔據了比理應佔據的更大的位置。

某個「蘇聯友人」——這個名稱時常指的是現時蘇維埃政權底友人，而且僅僅當着這些當權者當權的時候——曾經責著者不該以批評的態度對付布爾雪維克黨或其中個別的領袖。然而沒有一個人出來反駁或更正著者所作關於事變中黨底狀況的描寫。那些「友人」自以爲負有責任替布爾雪維克黨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做辯護來反對我們，我們則向他們警告說：我們的責，並不要教人如何於事後去愛一個勝利的革命，並且還祇愛着由革命中產生的官僚，卻僅僅要教人去知道一個革命是如何準備起來的，如何發展的，又是如何勝利的。對於我們，一個黨並不是一架機器，須用國家壓迫手段來保證牠毫無錯誤；其實一個黨乃是一個複雜的機體，同所有生物一般，也是在矛盾之中發展的。披露這些矛盾——幹部底動搖和錯誤也算在內——我們認爲絕不會減弱布爾雪維克黨破天荒第一次擔負起來的那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底意義。

在蘇聯基輔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

里昂·托洛次基

